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五十七回 孤兒將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惡報

善惡從來顯報真，影隨身，鬼無親，來今去往，直捷不因循。巧令足恭愚耳目，天有眼，暗生嗔。眾生造孽徹蒼明，禍相鉅，自有神，誰教儕類，手斧撥同根？剩得身亡財復散，妻落莫，妾逃奔。

——右調《江神子》

再說晁思才是晁家第一個的歪人，第一件可惡處：凡是那族人中有死了去的，也不論自己是近枝遠枝，也不論那人有子無子，倚了自己的潑惡平白地要強分人的東西。那人家善善的肯分與他便罷，若稍有些作難，他便拿了把刀要與人斲殺拚命；若遇著那不怕拚命的人，他又有一個妙計：把自己的老婆厚厚的塗了一臉蚌粉，使墨濃濃的畫了兩道眉，把那紅土闊闊的搽了兩片嘴，穿了那片長片短的衫裙，背了一面破爛的琵琶，自己也就扮了個蓋老的模樣，領了老婆在鬧市街頭撞來撞去胡唱討錢，自己稱說是晁某的或叔或祖，不能度日，只得將著老婆乾這營生。那族裡人恐怕壞了自己的體面，沒奈何只得分幾畝地或是分兩間房與他。後來又有了晁無晏這個歪貨擰成一股，彼此都有了羽翼，但凡族裡沒有兒子的人家，連那分之一字也不提了，只是霸住了不許你講甚麼過嗣，兩個全得了才罷。所以這晁思才與晁無晏都有許些的家事。晁近仁無子，他明白有堂姪應該繼嗣，兩個利他的家產，不許他過繼姪兒，將他的莊田房舍都叫晁無晏掐了個精光。逼得個半伙子老婆從新嫁了人去。

晁無晏併吞了晁近仁的家財，正當快活得意的時節，那曉得鑽出一個奚篤的老婆郭氏來，不惟抵盜的他財物精光，且把個性命拐得了去。這真是「螳螂捕蟬，黃雀隨後」。這晁思才若是個有些知識的人，看了這等的報應，豈不該把這沒天理的心腸快忙改過，把這貪贖的算計一旦冰冷才是？誰知那糊塗心性就如那做強盜響馬的一樣，你割頭只管割頭，我做賊只管做賊，那得有些悔悟。

那日趕郭氏不轉，被那蠻子捆打了回來，到家叫了晁夫人送的一大瓶酒，燒了個熱坑，烙了一夜，次早仍到晁夫人家說道：「天地間的人只該行些好事，做個好人，天老爺自然看顧看顧。這小二官子半世地裡，嫂子，你想想他乾了那點好事？怎麼不積剝得這們等的！一個老婆跟的人走了，家裡的些東西拐的沒了，這老天爺往下看著，分明是為晁近仁的現報。我那日若不是聽了嫂子的話，幾乎叫他鼓令的沒了主意，卻不也就傷了天理？」看官，你聽他這些話，若是心口如一，這晁思才卻不是個好人？誰知道口裡只管是這般說，他心裡另是一副肚腸。因晁無晏城裡的房子，鄉里的地土，雖被郭氏典了與人，不過半價，或找或賣，還有許多所入，故捏出這片瞎話，好哄騙晁夫人。

不料晁夫人信以為真，回說：「老七，你終是有年紀老練的人，可不這天爺近來更矮，湯湯兒就是現報。」晁思才道：「這小璉哥，得一個可托的人撫養他成立，照管他那房產，庶不絕了小二官這一枝。嫂子一像避不得這勞苦似的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我這往八十里數的人了，小和尚自己還得別人照管哩，怎麼照管的他？放著晁無逸不是他親叔伯大爺麼？他就該照管哩，怎麼不照管？」晁思才道：「哎喲！哎喲！這晁無逸兩口兒，沒的嫂子你知不知道他為人？兩口子都成個人麼？這孩子到他手裡，不消一個月，打的象鬼似的；再待一個月，情管周了生！典出去的幾畝地、幾間房子，找上二兩銀子扁在腰裡。這小二官兒可只是孤魂享祭去了。沒奈何，只得做我不著，這義氣的事，除了我別人不肯做，還得人領了這孩子去照管。我倒也不專為小二官兒，千萬隻為咱晁家人少，將幫起一個來是一個的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養活他也罷。況且你又沒個孩子，叫這孩子合你做伴也極好。你叫了晁無逸來，同著他交付給你將了去。」晁思才道：「我不好叫他，這事該是他趕著我的。嫂子，你差個人叫他聲罷。」晁夫人說：「我待使人叫他去。」隨即差了晁鸞去。

不多時，把晁無逸請了來到，大家把那照管小璉哥的事與他說知，他說：「俺自己幾口子還把牙叉骨吊得高高的打梆子哩！招呼他家去，可也算計與他甚麼吃？」晁夫人道：「他幾個哩麼？脫不過一個五六歲的孩子。城裡放著房，鄉里放著地，待乾吃你的哩？」晁無逸道：「三奶奶，你不知道麼？他那裡還有甚麼地，還有甚麼房哩！叫那賊老婆都賣了錢扁在腰裡走了！」晁夫人道：「他也沒賣，是半價子典了。鄉里也還有三十多畝沒典出去的地哩。」晁無逸說：「他有地沒地，我不敢招架他；第二的那是個好人？他的兒有好的麼？養活一造子，落出個好來哩？三奶奶，你養活著他罷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是他叔伯大爺，不養活他，叫我養活哩！」晁思才道：「嫂子，我說的何如？這尚義氣的事，還是我晁老七，別人乾不的！小璉哥，過來，跟了我家去！」晁無逸道：「七爺，你待養活他極好；你可把他的房子合地可也同著俺眾人立個帖兒，待孩子大了，或是怎麼交給他才是。這等不明不白的就罷了？」晁思才道：「你看麼！你說他沒一指地，沒一間房，你不養活他；及至我看拉不上，將了他去，你又說他有地有房了！」晁夫人說：「有合沒，待瞞得住誰哩？老七，你且將了他去，看怎麼的同著眾人立個字兒也不差。」

那小璉哥聽見晁思才待將了他去，扯著晁夫人叫喚；他說：「只跟著老三奶奶罷，我不往老七爺家去，他惡眉惡眼的，我害怕他！」越發抱住了晁夫人的腿，甚麼是肯走。晁夫人說：「你且叫他這裡住些時再去。可憐人拉拉的，你看他的腔兒！」晁思才說：「孩子這裡住著罷了，他那地土房子可該趁早合人說說明白，或是轉換了咱的文書。既說是孩子我養活，這就以我為主了。況我又是咱家的個族長。嫂子上，沒的我說得不是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是不是我管不了的，你們自己講去。孩子叫他待幾日，慢慢的哄著叫他去，守著他那地合房子去。」留晁思才、晁無逸兩個都吃了飯。

晁思才回到家中，老婆子問說：「事體怎樣的了？」晁思才道：「小璉哥甚麼是肯來，抱著他老三奶奶的腿喬叫喚；他說我惡模惡樣的害怕。」老婆子說：「可也沒見你這老砍頭的！你既是要哄那孩子來家，你可別要瞪著那個扶窟窿好哩！這孩子不肯來，咱可拿甚麼名色承攬他的房產？」晁思才道：「房子合地，我已都是攬來了。三嫂合晁無逸都說同著眾人立個字兒，王皮我不理他，立甚麼字兒！」老婆說：「不是家。你養活著孩子，承受他的產業，這可有名；如今孩子叫別人家養活，他的地土你可攬了來？晁無逸可是個說不出話來的主子？你就是個爺爺人家，也要不越過理字才好。」晁思才道：「你說的是呀！我過兩日再去叫他。他來便罷；他要來，我門口擗著，等他出來，我拉著他就跑。」老婆子說：「休慣了他，投信打已他兩個巴掌，叫他有怕懼。」晁思才果然一連去晁夫人門上等了好幾日。一日，小璉恰好走到外邊，看見晁思才，擦著廝子往後飛跑，說道：「那日瞪著眼的那惡人又來了！」晁夫人道：「是那個瞪著眼的人？」璉哥說：「他那日沒待將了我去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呵！是你老七爺麼？他來罷呀，你唬的這們等的是怎麼？」璉哥說：「他瞪著個眼往前湊呀湊的，是待拉我的火勢哩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往後見了他，你可別要害怕，他還待養活你哩。」璉哥說：「我在老奶奶這裡罷，我不叫他養活。」

又過了幾日，忽然一伙說因果的和尚，敲著鼓鉞擊子經過。晁思才料得璉哥必定要出來看，故意躲過一邊。只見小璉哥果然跑在門外，把一雙小眼東一張，西一望，沒見晁思才在跟前，放開心走在街上。正待聽那和尚衍說，只見晁思才從背後掐著璉哥的脖子就走。璉哥回頭，見是他那個有仁有義的老七爺，倒下就打滾，那裡肯跟著走？晁思才狠狠的在脊樑上幾個巴掌，提留著頂搭飛跑。

小璉哥似殺狼地動的叫喚，走路撞見的，都道是老子管教兒哩，說道：「多大點孩子，看提留吊了似的頂脖揪！」不由分說，彩到家裡，叫他跪著。小璉哥唬的象鬼呀似的跪在地下。晁思才說：「我把這不識抬舉不上蘆葦的忘八羔子！你那老子挺了腳，你媽跟的人走了，我倒看拉不上，將了你來養活；你扯般不來，說我惡眉惡眼的！我惡殺了你娘老子來？」那老婆子道：「哎！可是個不知好歹沒造化的孩子羔子！你還摸不著哩，叫著還不肯來。也罷，我說個分上，叫他起來罷。他要再不知好歹，可憑你怎麼打，我一勸也不勸。」晁思才道：「既是你老七奶奶說，我且饒你回去。」

璉哥眼裡噙著淚，口裡又不敢哭，起來站著。晁思才老婆說：「你不該與老七爺磕頭麼？就起去了？過來磕頭！」璉哥也只得

過來與晁思才磕了兩個頭。晁思才吆喝道：「怎麼？不該與老七奶奶磕頭麼？」璉哥又跪下磕頭。這時可憐小璉哥：本是嬌生慣養子，做了奴顏婢膝人！日間直等吃剩的飯與他兩碗，也不管甚麼冷熱；晚間叫他在廚房炕上睡覺，也沒牀被蓋。六七歲的個孩子，叫他大塊的掃地，提夜壺，倒尿盆子。牽了個驢子沿了城牆放驢，作踐的三分似人，七分似鬼，打罵的肚裡有了積氣。晁思才把他那房子合鄉間典出去的地都向典主找了銀子；將那不曾典的地都賣掉了與人，把銀子都扣在手內。兩口子齊心算計，要把小璉哥致死，叫是斬草除根，免得後來說話。

再說晁思才那日揪把了小璉哥來家，晁夫人絕不曉得。不見了小璉哥到家人，只知道他出來看那些和尚就不曾回去，大家都說那和尚必定是放花打細泊的，看得孩子伶俐，拐的去了。晁書、晁鳳、晁奉山、晁鸞又叫了許多住房的佃戶，四散開尋那些僧人。尋到次日，方才尋見，逼住了問他們要人。哄了地方總甲，拿出繩來，正要拴鎖。畢竟晁鳳有些主意的人，說道：「事還沒見的實，且休卒急。但這孩子看你說因果，人所共見，今不見了，你豈不知？」那些和尚道：「那日我們曾見一個孩子，約有七八歲的模樣，穿著對衿白布褂子，藍單褲，白■及鞋，正在那裡站著。有一個長長大大六十多歲的個老頭子，掐著脖子，往東行走。那孩子喊叫，地下打滾。那老頭兒提著那孩子的頂脖，揪去了。」眾人問說：「那老頭兒怎麼個模樣？穿甚麼衣裳？」那些和尚說道：「那人慘白鬍鬚，打著辮子，寡骨瘦臉，凸暴著兩個眼，一個眼是瞎的；穿著海藍布掛肩，白氈帽，破快鞋。」晁鳳道：「說的這不象七爺麼？您在這裡守著，我到那裡看看去。」

晁鳳跑到那裡，正見晁思才手拿著一根條子，喝神斷鬼的看著小璉哥拔那天井裡的草。晁鳳道：「七爺將了他來，可也說聲！叫俺那裡沒尋！要不是我攔著，地方把那些說因果的和尚拿到縣裡問他要人，這不是屈殺人的事麼！」小璉哥認得晁鳳，跟著晁鳳就跑。晁思才將小璉哥拉奪回去，把手裡拿的條子劈頭劈臉的亂打，打的那小璉哥待往地下鑽的火勢。晁鳳將那條子劈手奪下，說道：「多大的孩子，這們下狠的打他！你待叫他住下，還是哄著他；打的他害怕，越發不肯住了。」晁鳳跑到那裡，掣回了眾人，對晁夫人說了；又說那晁思才將小璉哥怎麼打。說的晁夫人眼中流淚。

後來晁思才兩口子消不的半年期程，你一頓，我一頓，作祟的孩子看看至死，止有一口油氣，又提留著個痞包肚子。大凡人該死不該死，都有個天命主宰，絕不在人算計。若那命不該死，他自然神差鬼使，必有救星。小璉哥已是將死的時候，晁思才兩口子還攔他在門外街上看著攤曬燒酒的醪子，恰好晁梁往他大舅子的連衿家弔孝回來，騎著馬，跟著晁奉山兩三個人。小璉哥這個模樣，晁梁合晁奉山也都認不得了，他卻認得晁梁，喚道：「二爺呀！你往那裡去？」晁梁勒住馬，認了一認，說：「你是小璉哥麼？你怎麼這等模樣了？」小璉哥痛哭。晁梁叫晁奉山數五十個錢給他，好買甚麼吃。他說：「我不要錢，我心裡只怪想老三奶奶的，我只待看看老三奶奶去。」晁梁說：「你原來想老三奶奶麼？這有甚麼難，你就跟了我去。晁奉山，你合七爺說聲。」晁奉山道：「待去就合他去罷，說他怎麼！他將了來時，他也沒合咱說！」晁梁道：「你將著他慢慢的走，不消跟著馬。看他沒本事跟。」

晁梁先到家，合晁夫人說了。小璉哥待他不多一會，也就進去，看見晁夫人怪哭。晁夫人不由的甚是恹惶，說：「我兒，你怎麼來？」小璉哥只說：老三奶奶，你藏著我罷，再別叫我往他家去了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怪孩子，我叫你去來麼誰叫你專一往街上跑，叫他擦著了？你肚子大大的是有病麼？你這央央踉踉的是怎麼？」他說：「也是為病，也是餓的。」晁夫人說：「你拿肚子來我摸摸。」晁夫人摸他的肚子，說道：「可不是積氣怎麼！虧了還不動彈，還好治哩。」晁梁娘子道：「俺那頭有極好的狗皮膏藥，要一帖來與他貼上，情管好了。」晁夫人叫晁書娘子說：「你看著去替他洗刮洗刮。」又叫春鶯說：「你去尋尋，還許有他二爺小時家穿的褲子合布衫子，尋件給他換上。」晁書娘子看著他洗了澡，替他梳了頭，換上了晁梁穿舊的一條青布單褲，一件大襟藍布衫；晁書娘子又把他自己兒子小二存的一雙鞋，叫他穿上，登時把個小璉哥改換得又似七分人了。晚間也叫他在廚房炕上睡臥，只是有得鋪蓋，又有上宿的管家娘子照管。

次日，姜小姐叫人家去要狗皮膏藥。姜鄉宦與膏藥一個，又與丸藥一丸，名為「爛積丸」，是個海藏裡邊的神方，用蘆薈一錢五分，天竹黃三錢，穿山甲面炒黃三錢，白砒七分，巴豆霜去油六錢，研砂一錢，真番礪一錢，共為細末。明淨黃蠟一兩四錢，化開，將藥末投入蠟內，攪勻作一大塊，油紙包裹。用時為丸，綠豆大。每服五丸，溫燒酒送下。忌蔥韭，發物不食。晁夫人看著，叫人與他將肚子使皮硝水洗了，用生薑擦過，然後將膏藥貼上；每日又服那「爛積丸」，不上五日，肚腹漸次消軟，臉上的顏色也都變得沒了青黃；又過了幾時，發變得紅白爛綻的個學生，送到學堂讀書，十八歲上，還低低進了學，靠了晁梁過日。此是後事，不必說他。

且說那日晁思才叫小璉哥在街上看那曬的酒酵，不料他跟得晁梁去了。晁思才偶然出來，只見許多叫化子在那裡把酵糖一邊吃一邊裝。晁思才氣了個爭，一頓喝打的了，回進家裡前後找尋小璉哥，那有蹤影？老婆子說：「這一定倒在那裡睡覺，被人把酵都拿將去了。尋著他老實打他幾下，也叫他知有怕懼。」兩口子齊尋，只尋他不見。晁思才說：「一定跑到他老三奶奶家去了。」老婆道：「他不認的路，斷乎不去。他若去時，三嫂見他待死象鬼一般，也定是不留他的。」晁思才道：「只怕他不認得路，去不的；若是他能到那裡，三嫂不嫌他，還拿藥治他哩。我說緊緊兒斷送了罷，只這麼歇淡留下這條根，後來叫他說話。待我往那裡看他看去。」一直跑到晁夫人家內。

那小璉哥已是洗面梳頭，換了衣服鞋腳，另是一個模樣了。晁思才狠命的要領他回去，說：「管教得才收了些心，不要叫他再放蕩了。」晁夫人道：「這孩子脫不了一肚子痞，也活不久，教他在這裡住幾日罷，可憐人拉拉的。」晁夫人拿定了主意，憑晁思才怎說，只是不與他將了回去。晁思才只得回家去了。後來打聽得小璉哥病都好了，人也胖了，晁思才把這條腸子越發吊緊，日日來門前想等，還要指望他出來，捉他回去。誰料小璉哥自己也不敢出門外；晁夫人又送他到了書房，都從儀門裡便門出入。晁思才極的那一個眼越發凸暴出來，幾次家叫人壓鎮，又絕無靈驗。

一日，六月初一，早去城隍廟內燒紙禱告，若把小璉哥拿得死了，許下豬羊還願。出得廟門，剛到文廟門首，撲的絆了一交，即時直蹬了眼，口中說不出話來。有熟人說與他老婆知道。那老婆來到跟前，見他挺在地上流沫，攙扶不起，僱了一個花子，拉狗的一般，背在家內，灌滾水，捶脊梁，使雞翎子往喉嚨裡探，那得一些轉頭，哮喘得如「吳牛向日」一般。明間安了一葉門板，挺放了三四日，斷氣嗚呼！

一個小老婆，乘著人亂，捲了些衣裳，並賣小璉哥的地價，一溜煙走了。這幾家族人，恨他在世的時節專要絕人的嗣，分人的房產，只因他是個無賴的族長，敢怒而不敢言；乍聞他死了，都說：「我們今日到他家分分絕產！」大家男男女女，都蜂擁一般趕去，將他家中的衣裳器皿，分搶一空，只剩了停他的一葉門板，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。大暑天氣，看看的那屍首發變起來。眾人分了東西，各自散去，也沒人替他料理個棺木。老婆子待要把那住房當了與人，人都知他是個絕戶老婆，他那些族人不可輕惹，沒人來攬帳。漸漸的那屍首臭街爛巷，走路的人合那四鄰八舍，薰得噁心掩鼻，無般不咒罵的。後來直待傳到晁夫人耳內，叫晁鳳與他三兩二錢銀，買了一個鬆板棺材，裡外都替他灰布得堅固，叫人替他入了殮，掛了桶門幡，叫了六個和尚念了一日經，停放了三日，仍邀了合族的人與他送殯。那抬材掘墓，上下使用，都是晁夫人，也大約費了七兩銀子。出殯回來，眾人又要分他的房屋地土。議將晁夫人原先的五十畝地仍歸還晁夫人管業，將晁思才自己置添的地與那城裡宅都賣了，眾人均分；還坐那出殯買材的七兩銀子補足還晁夫人原數。

晁夫人道：「你們都分的淨了，這個老婆子放在那裡安插？」眾人齊說：「老七在世，專好主張賣人的老婆。晁近仁的媳婦子也是半世的人了，也逼著他改嫁。雖是晁無晏頂了缸，那個不是他的主意？他又沒有兒女，又沒有著己的親人，就使有地有房，也是不能守的，叫他尋一個老頭子跟了人去。」晁思才老婆道：「我今年六、七十的人，兩根毛也都白了，誰家少人發送，叫我去擋凶哩？你眾人既是分了我的房產，說不的眾人輪流養活著我。」晁夫人道：「這們個待死的老婆子，誰肯尋他？你們叫他嫁人！你

們既要分了他的房業，說不的要輪流替著養活。」晁無逸道：「俺眾人分了他這點子，就要養活他，他得了晁無晏的全分家事，一個六七歲的孩子，他還要擺制殺他哩！這養活他還是小事，誰家那不出兩碗稀飯與他吃？這們個攪家不良、挑三豁四、丈二長的舌頭，誰家著的他罷？三奶奶，你是個極好的善人，人都說你是成佛作祖的，再有待族人厚的似你老人家麼？你說你敢招架他不？家有賢妻，男兒不遭橫禍哩。漢子們外頭幹那傷天害理的事，做家裡老婆的人清早後晌的勸著些，難說道不聽？老七還沒等怎麼樣的，挑唆到頭裡！可說我也不是個好人，虧不盡俺那老婆肯苦口的勸我。那會子聽著也難受，過後尋思著，有意思多著哩。這養活的活，在別人跟前說，我是斷不依的！」晁夫人笑道：「打仔你媳婦兒教你養活他可哩，你沒的也不聽？」晁無逸道：「他勸的有理才聽；要沒有理，可難道也聽他罷？」

後來晁思才這老婆無處投奔，人人都不敢招架他。晁夫人想那晁無逸評論的一點不差；若叫他到家，不消幾日便搬挑的叫你嫡庶不和、母子相怨、上下離心、家翻宅亂。又不忍教他恁般流落，只得叫看雍山莊的吳學顏與他收拾了一坐獨院的房；每月與他一斗五升米，五升綠豆、一斗麥子，按月支給；園裡的菜，場裡的柴火，任他足用。吳學顏一一遵命，不敢怠慢。晁夫人合該少欠他的恩債，足足的養了十二年。他還對著雍山莊上的人說道：他的地土連晁夫人也分了他的五十畝，他吃的都是他自己的東西。後來老病善終，晁梁都遵了母命以禮殯埋，開了晁思才的墳塋合葬。這許多年來方結局了晁無晏的孽帳，族人已覺得有好幾分清淨安寧，誰知待不多時又有晁思才朝露之慶。當是晁家應轉遠，天教族蠹一時亡。